

昭昧詹言

昭昧詹言卷第六

副墨子間解

鮑明遠

李杜皆推服明遠傳曰俊逸蓋取其有氣以洗茂先休奕二
陸三張之靡弱今以士衡所擬樂府古詩與明遠相比可見
阮亭云明遠篇體驚奇在延年之上與康樂可謂分路揚鑣
姚鼐鵬先生云音響峭促孟郊以下似之

鮑詩全在字句講求而行之以逸氣故無駸蹇緩弱平鈍死
句懈筆他人輕率滑易則不留人客氣假象則無真味動人
韓杜常師其句格衣被百世豈徒然哉

明遠雖以俊逸有氣爲獨妙而字字鍊步步畱以醜爲厚無一步滑凡太鍊醜則傷氣明遠獨俊逸又時出奇警所以獨步千秋

讀鮑詩於去陳言之法尤嚴只是一熟字不用然使但易之以生而不典則空疏杜撰亦能之徒用典而不切無真境真味則又如嚼蠟喫糙米飯旣取真境又加奇警所以爲至鮑詩面日以醜鍊典實沈奧拗生爲佳足以藥輕浮滑率淺易之病然其至處乃在逸氣沈響警奇也

鮑不及漢魏阮公之渾浩流轉然故約之鍊之如制馬駒使就羈勒一步不冝放縱故成此體故謝鮑兩家皆能作祖若

杜韓則是就漢魏極力開拓而又能包有鮑謝極古今之正變不可以尋常詩家相例

杜韓皆常取鮑句格是其才力能兼之孟東野曾南豐專息駕於此豈曰非工然門徑狹矣

陸豐學鮑學韓可謂工極但體平而無其勢轉似不逮東野南豐學鮑學韓句句字字與之同工無一字不著力而不如鮑與韓者只是平漫無勢知南豐之失則知學詩之利病矣南豐似專在句字學而未深講篇體陸士衡頗講篇體而於字句又失之流易然而南豐不可及其於鮑韓爲嫡派矣姜白石冥心獨造擺落一切直書卽目誠爲獨造然終是宋

體文體後人學之恐有流病不典而淺易則空疏人弄筆假能之故不如明遠字字典字字鍊步步畱境象淡圓奧澀語重法密氣往勢畱響沈句峭可爲楷式

明遠句法工妙唐宋大家常撫擬之

謝鮑兩家起句多千鍾百鍊秀絕寰區山谷常學之而恆不逮

細繹鮑詩其交代章法已遠不逮謝公之明確往往一片不分無頓束離合斷續向背之法乃知習之之所謂文法甚難匪易後惟韓最精細不苟愈看愈分明

明遠有精純清鍊一往沈厚一種如東武吟薊北門行杜公

常擬之又如霞石觸峯起竊跨負天石句法峭秀杜公所擬也淚竹感湘別則韓公所擬也

作詩固是貴有本領而字句率滑不典不固終無以自拔於流俗今以鮑謝兩家爲之的於謝取其華妙章法一字不率苟隨意於鮑取其生峭澀與字字鍊步步畱而又一往俊逸鮑每於一字上見生熟此一大公案

作詩本領是一事氣格體勢文法是一事句法字法是一事
薑陽先生曰昭明所選鮑樂府八首阮亭只取三首放歌行亦不鋒蒙所未喻愚謂放歌行或尙可去若不取白頭吟真是不知子都之姣矣

欲學明遠須自廬山四詩入且辨清門徑面目引入作澀一路專事鍊字鍊句鍊意驚切奇警生奧無一筆涉習熟常境杜韓於此亦所取法然非三反靜對不知其味潛發心思益人神智

鮑不如漢魏阮公文法高妙筆勢縱恣橫溢不費力亦不如杜韓豪宕變化然氣體堅實驚心動魄要亦百世師也

鮑謝兩雄竝時難分優劣謝之本領名理境界肅穆沈重似稍勝之然俊逸活潑亦不逮明遠作詩文者能尋非作者求盡之長引而伸之以益吾短於鮑謝兩家尤宜觀之杜公可見又明遠時似有不亮之句及冗賸語康樂無之

南史明遠封臨川王道規傳東海人其仕當文帝元嘉時初
與袁淑陸展何長瑜等在江州爲義王佐吏尋擢爲國侍郎
甚見知賞遷秣陵令文帝以爲中書舍人及孝武時臨海王
子瑱爲荊州照爲前軍參軍掌書記子瑱敗爲亂兵所殺
登廬山 起二句交代題千巖以下十四句皆實寫雖造句
奇警非尋常凡手所能問津但一片板實無款竅章法又不
必定爲廬山之景此恐亦足取後人亂雜無章作僞體泛詩
之病故不及康樂之精淡切題也曾南豐多似此豈受其末
流之病故邪乘此四句方接起句入已作收然亦是泛語
此不必定見爲廬山詩又不必定見爲鮑照所作也換一人

換一山皆可施用前人未有見及而言之者也然則今曷取
乎曰取其造句奇峭生勦耳大抵游山固以寫情爲本然必
有敘有興寄否則不知作者爲何人游爲何時何地何情與
此地故事交代不明則爲死詩無人明遠此詩是也然又須
知敘忌冗絮興寄忌淺寫景忌平熟 今明遠但有一寫景
耳雖字句生勦然不及庾樂之牽妙自然現前也 不切固
泛須知太非切又成俗人所爲學者淡思其義乃有語分
登廬山望石門 起四句敘題登字高峯以下十二句正寫
回互二句束頌聽二句興寄明遠興託不過以遇仙爲言其
情甚淺松桂二句言廬山甚近何城市之人甘穢濁而不至

此以與仙人游乎游山詩以山中有仙人興寄偶及之亦可
小謝敬亭是也然已爲泛聲若此詩起二句意似特爲尋仙
者則於題尤爲無著康樂華子岡爲華子言之故妙切有味
此則無謂甚矣所謂贅語不切陳言也但申閑句法好杜公
常擬之 靈士用嵇康贊

從登香爐峯 起句蓋用宋玉高唐事爲切題注家不知次
句用晁繹則於登游爲不比切三四句更全無脈理而筆勢
甚平五六句帖題從字御風四句正寫宸游甚精切青冥以
下十四句正寫景收句結從字 此詩起處不能如康樂之
一語無泛設故當遜之而余必明辨之者以爲學者式法古

今不可沿其失而踵其誤以爲藉口也大約此病李杜韓蘇
皆無之漢魏阮陶亦無之此猶爲才小之故 旋淵只言倒
景非言高也注非

從庾中郎游園山石室 此首篇法完好而收句未佳

遇銅山掘黃精 起六句從黃精起逆入掘字羊角六句寫

銅山蹠蹠四句寫掘時之景甚妙空守四句自述作意晦而
未亮 大小銅山在揚州府儀徵縣 中經必用山海經中

山經注家引荀勗中經簿味甚而明遠割中山經俾中經似
杜撰不可法東漢以七緯爲內學此服黃精或出緯書羊公
有服黃精法然以爲內策亦牽率不典 風門磴注家引武

陵記按廣東通志韶州府乳源縣北行出風門度梯上下諸嶺磴道嶮巖尺寸陡絕天井壁亦未詳注引陸機詩以爲星象恐非又趙遇字疑作過

園中秋散起二句先寫愁思爲散字伏根甚佳氣交四句寫園中之景月戶二句逼取散字流枕四句正寫散字散之而不能散也收結言能得賞音我豈不能彈古調乎則思散矣晨矜猶云初心宿心耳此直書胷臆卽目而情景交融字句清警真孟郊之所祖也但郊才小時見迫窘之形明遠意象才調自流暢也

觀圃人莚植起二句以賈宦陪起遠養四句分承賈宦居

無四句逼入題春畦以下八句正面抱鋪二句所謂俊逸此
明遠勝場遠養用酒詰注非是 軺壚頂巧宦而當壚縱用

食貨志非用卓文君終不切不確康樂必不然此詩章法平
正可謂文從字順言有序然後人學之則又爲順衍板實康
樂於此必爲之離合斷續杜韓皆是文法高妙此是微言數
百年無人解悟要之鮑詩只可師其句法一端而已

秋夜 起二句交代作恒題事荒徑十二句寫田園之景直
書卽目全得畫意而興象率妙詞氣寬博非孟郊所及矣傾
暉六句言情歸宿華幕言朝旭也謂流光迅速不可常 起
第二句貨農貨定是貸字之誤用詩代食意代貸古字通注

家引亢倉子農攻食賈攻貨非是此下竝無攻貨語意

和王丞一起六句逆入還山遯迹二句交代點明結上扳聽
四句言歸後園林之樂性好四句收足按南史不載僧綽
爲始興王秘書丞與沈約宋書詳略不同僧綽仕迹非能歸
退之人此當是以虛志相期望故後云必齊遂云者祝願之
詞也限生二句卽人生不滿百意陶公衍之爲五字要言
簡意足此二句雖再衍而但見親妙不見其襲可悟造言之
妙在人也秋春二句卽承上長意無已所謂古願高賢卽
指下管龐二人也

還都道中直書卽事起峭促緊健後來山谷常擬之以下

皆直書卽目直書胸臆所謂俊逸也但一片說下無章法緊
竅但取其句法警妙亦足爲式

上潯陽還都道中作 五臣注照爲臨海王參軍從荊州還

按南史照初爲臨川王佐吏在江州擢國臣在文帝時及孝
武時爲臨海王子頊前軍掌書記在荊州明帝立子頊拒命
頊敗爲亂兵所殺此何云還都也若云亂兵所殺者子頊則
子頊傳云頊事敗賜死年十一且子頊以拒命死其幕僚尙
敢還都乎五臣之注昧於事理矣此蓋從義慶在江州擢國
侍郎時也 按漢潯陽在黃州蘄州東晉潯陽在今九江府
德化縣桓溫所移明遠自江州還正由此五臣云由荊州亦

由潯陽但臨海死明遠遂死不還也 起六句敘題交代明
白鱗鱗四句寫景興象甚妙杜公行役詩所常擬也登艦二
句束頓絕目四句次第遞承眺望未嘗四句與次篇偕萃宏
易皆未詳何謂注家謂明遠從荊州還當時必有爲之副者
故曰偕萃按子頊以大明五年九月封泰始二年八月誅凡
六年明遠在荊州與同禍其無偕萃從容還都可知也 何
云字字清新句句奇 崩波二句善注甚明 此詩及小謝
還都各極其情文之盛妙可謂異曲同工 此非樊口蘆州
注誤五臣注掩泣望荆流憶臨海王也亦誤執荆流二字竊
意荆流淮甸特泛指潯陽地勢耳所以云掩泣卽下思鄉耳

遠都至三山望石城 前十四句總敘望景而分三層首四句寫江上早景兩江二句點題交代南帆二句望字旁意關局六句正寫石城征夫六句入已歸情句如梭織收二句史所謂故爲鄙文繁句者郭注家彊爲之解徒蔽惑耳 首二句不過言江平無波而措語新特 此詩可比顏延之蒜山而勝沈約鍾山不及小謝登三山望京邑及之宣城出新林浦

發後堵 起六句從時令起敘題不過常法而直書卽目直書卽事興象甚妙又親切不泛涼埃四句正寫景塗隨四句敘情而造句警妙收句泛意凡語 此與下岐陽守風等皆

不得其事之本末弟以爲行役之什可耳

岐陽守風

直書卽目興象華妙清警開小謝沈鬱緊健開

杜公飛雲四句言情歸宿

此詩韓公且若不能爲無論餘

人

此詩說洲風江霧楚越其非冀州之岐甚明而注家不

覺猶引毛詩說文蔽惑甚矣

吳興黃浦亭庾中郎別

起四句直書卽目寫景起而起十

字興象尤妙小謝斂手其後山谷常擬此作題旅雁四句交

代敘題奔景四句正敘別溫念六句統述彼此之情此是客

中送歸故贊彼不渝素志感已不得相從而欲奮飛也收二

句注言別時庾必有慰藉之言故云藏爲韋佩耳此收乃爲

親切不同泛意客氣假象 此與上潯陽還都後來杜公行役贈送詩竟不能出此境界

登黃鶴磯

起二句寫時令之景次二句敘登臨之情適郢

六句正寫望情事景物收言已情應前斷弭悲謳凡分四段
起句興象清風萬古可比洞庭波兮木葉下孟公木落雁
南渡北風江上寒全脫化此句可悟造句之法若云秋風送
雁還塞風送秋雁木落秋雁還皆不及此妙如孟郊客衣飄
飄秋葛花零落風雖若不詞然若作零落葛花風則句雖佳
而嫌平矣 臨流二語互文一意絕弭由於急張急張由於
悲切也 適郢二疊句一意言望郢與夏皆在西耳注誤解

非是按郢固在武昌之西夏亦在武昌西而黃鶴磯在武昌
故望郢夏皆在西東坡赤壁賦曰東望夏口西望武昌赤壁
若在嘉魚蒲圻則東望夏口是也武昌在夏口東不當曰西
望武昌豈避複字而然耶則不如明遠此二句措語之工矣
奈何解者復迷之 三巖字注不解須檢字 淚竹二句韓
公擬之曰斑竹嘯舜婦清湘 楚臣 樂餌用老子此同康
樂詩皆爲俗人誤加艸又爲妄注也杜公樂餌駐修軫錢箋
亦妄加艸

送別王宣城 起二句興也以言興體爲興此真合於朱子
論興所云云也青春二句始入題時令廣望四句敘送別額

陰四句陪宣城 起二句教人作詩之法用興之法分明道出 此詩章法明整可謂贈送之則

登雲陽九里埭 此是空詠懷感不遇知音作於題全不相蒙唐樂無此也起二句直書胸臆情抱頓住三四句順承而用筆跌宕再頓住言宿心不遂而流年衰疾乖分易感悲緒紛來五六憑空折旋換勢入題局作意中堅正位用王好竿而鼓瑟注非七八意順承而勢逆折用筆往復旣絕鼓聲豈能知我妙音乎收足悲緒八句詩分兩半四段如精金在鎔後來韓公短篇多倣此而小謝銅雀臺用法更妙 繫帶二句用陸士衡

贈傅都曹別 鴻比傳雁比已前四句合中四句分落日四句正面送別 韓公送陳羽同皆短篇而用筆回復曲折離合頓逆不使一直筆

蜀四賢詠 此詩明白只句字生新是卽秘法如君平因世間甚妙若作與世棄則陳言習熟人皆有之矣 蟲篆憂散樂按散樂二字未詳向來無注者思之歷年未得後讀禮記齋者不樂注樂則散乃知此言子雲覃思太元恐蟲篆散其其志慮故不爲也陸氏釋文音落而陳可大郊特牲二日代鼓下以爲不聽樂竊意二義皆可通而此當從落音

代東門行 此擬古敘別之作耳起八句說將別之情一息

二句頓住最沈痛遙遙以下六句寫既別以後情景兼至杜韓蘇皆常擬之食梅以下總收情文筆勢回折頓挫一唱三歎此皆爲行者之言

代陳思王京洛篇 起十二句極寫先盛但懼六句言衰歇古來二句倒捲收束全篇 春吹二句言可以回景可以召秋 此篇非常奇麗然終是氣骨俊逸不可及非同齊梁靡弱無氣雖小庾亦不能具此氣骨時代爲之也

代東武吟 此勞卒怨恩薄之詩小雅杖杜先王勞旋役之什所以爲忠厚也後世恩薄不能念此故詩人詠之亦所以爲諷諫此所以爲原本古義用張騫李蔡倣詩人南仲方叔

耳 前十二句抵一篇敘文時事二句頓挫古八無不斷之
章法斷則必頓挫少壯四句敘今現在情事昔如八句反覆
自申詠歎淫液筆勢回旋跌宕頓挫

代出自薊北門行 此從軍出塞之作薊北多烈士故託言
之起四句敘題有原委凡文字援據雖有詳略必具端委詩
敘事述情亦然必具端末使人易了但不得冗絮纖瑣迂緩
反令人不明了如此起邊師救朔方皆分明交代題事嚴秋
十二句寫邊塞戰場情景激壯蒼涼悲慨使人神魂飛越時
危四句收作歸宿爲豪宕不爲淒涼以解爲悲從屈子來陳
思杜公皆同本集幽并重騎射等篇亦然 孟康云廣武在

樂陽教倉西三室山上蓋古聚兵之所

結客少年場 此詩用意稍浮無甚精淡而詞氣壯麗 起六句追敘少時豪俠之失去鄉二句結上起下頓束升高以下爲盱豫之悔亦所以爲諷

苦熱行 東武言旋卒此言旋帥擬出車亦以諷恩薄也寫炎方地險艱字句奇峭生軀以下歸宿

白頭吟 此統言君臣朋友夫婦之情難常保卽屈子恩不甚者輕絕之意而古人屢以寄慨蓋此世情古今天下恆如斯也收句分明言之 起句比而兼興也三四句跌宕入題人情十句說情事名理奔赴觸處悟道可當格言而既亭乃

不見取殊不知其何說 又按此詩固非常清警然以杜公
佳人比之則此猶爲循行數墨經營地上陳言居然有死活
仙凡之分可悟杜公才氣之大非徒脫換神妙

升天行 此卽屈子遠游景純游仙之意而其佳轉在起八
句直書卽事無一字客氣假象陳言竊途以下正說升天
放歌行 此詩極言富貴斥譏蓼蟲蓋憤懣反言故曰放歌
十九首中今日良宴會卽此意也

擬古魯客事楚王 言守節前以勢位人相形

十五諷詩書 不過言已文武足備與太沖意略同 此等
在今日皆爲習意陳言不可再擬擬則爲客氣假象至杜公

贈韋濟乃大破藩籬

幽并重騎射 承次篇來言已騎射之工足以封侯而句格
俊逸奇警杜公所稱政在此等

鑿井北陵隈 起四句從前迷方生來言積學成材不得貴
顯然何必專守一途悔其專苦不知改計輕年不惜陰也言
今改計也起下放游放駕以下言已所以改計由觀古二匹
國乃知賢愚同盡賊殺同亡強生分別何爲乎 此篇語既
奇警義又深遠猶有漢魏人筆意與顏延之北使洛語同而
意不同

束薪幽篁裏

極賤隸之卑辱以寄慨不得展志大用於世

也而詩之警妙皆杜韓所取則亦開柳州

河畔艸未黃 又託閨婦思遠以寄其羈旅之苦宿昔二句
指客隴之人念此四句始自言也

蜀漢多奇山 又卽所客居之地以申前篇之憂而意晦不
明不知君爲若指也

紹古詞 皆託言離別之情

橘生湘水側 卽紹橘柚垂華實篇皆從屈子來三川以下
言奪寵之多競進收句自申言觀我之翰君當泮然

昔與君別時 言勿以離而相忘而詞句清警

瑟瑟涼海風 此篇止收句清警

開黛觀容顏 敘寫春思清警起四句交代星隱閣因夜久而感流年也

暖歲節物早 起六句感春起興兼寫節物怨咽以下入感春之情字字清新而通篇造語生粹 此用契闊與詩異意言有生常是離別也 此詩開孟東野

學劉公幹體 前四句敘題後四句兩轉峭促緊健此皆孟郊所祖法 梁鍾記室評公幹云仗氣變奇動多振絕但氣過於詞雕潤恨少明遠在鍾前而詩體仗氣極似公幹特雕潤過公幹矣

昭昧詹言卷第七

副墨子閤解

小謝

元暉別具一副筆墨開齊梁而冠乎齊梁不弟獨步齊梁直是獨步千古蓋前乎此後乎此未有若此者也本傳以清麗俚之休文以奇響推之而詳著之曰調與金石諧思逐風雲上太白俚其清發驚人元暉自云圓美流暢如彈丸以此數者非之其於謝詩思過半矣

元暉詩如花之初放月之初盈駘蕩之情圓滿之輝令人魂醉祇是思淡語意含蓄不肖說煞說盡至其音響亦然

大抵下字必典而不空率造語必新而不襲熟凝重有法思
清文明而不爲輕便滑易同一用事而尤必擇其新切者同
一感寄而恆含蓄同一寫景而必清新古之作者皆同而元
暉尤極意芊緜蒨麗其於曹公之蒼涼悲壯子建之質厚高
古蘇李阮公之激蕩飄忽淵明之脫口自然仲宣之跌宕壯
闊公幹之緊健親切康樂明遠之工巧驚奇皆不一襲似故
爾克自成一家退之所謂力去陳言如是然元暉於公幹康
樂明遠三家時相出入締情纏緜似公幹琢句似鮑謝

昔人傳小謝工於發端此是一大法門古人皆然而康樂明
遠顏延之尤可見大抵蓄意高遠淡曲自無平率然如顏延

之特地有意久之又成裝點客氣可憎故又須兼取公幹之脫口如白話緊健親切然不善學之又成平率惟康樂惠連元暉兼二美無二病至於陶公之無容心於修詞琢句杜公之崢嶸飛動元氣渾運聖矣不可以此例論

阮亭標典遠諧則四法非之小謝可謂盡之然使專非之四法而略彼神明亦終是作僞詩死詩而已阮亭蓋未能證是也

元暉卒年三十六自宋入齊時纔十五六許故集中多少作元暉不尙氣而用意雕句亦以雕句故傷氣也然有典有句而思新故自千古後惟王摩詰能繼其聲然浮而不質不如

元暉氣韻沈著若既無氣又無句又淺率無深思乃爲俗人之詩矣

韓公掃齊梁以爲亂雜而無章而小謝猶自有章未可慨斥小庾不讓小謝而謝體校高

小謝情優於鮑令人如或遇之而明遠有氣體校又高於小謝

江上曲 此治游詩起四句以二地陪起楚南而句節參差入妙願子二句非與之同舟卽越人歌之意千里二句旣得許後江上二句收作本題有延年千秋之意 此篇初未詳其特用易淇二水之故思之歷年不得徧詢雅博者亦不能

知後讀枚乘菟園賦曰晚春早夏邯鄲襄國易陽之容麗人
燕飾予乃悟古人以此地多游治故與淇上並得之孟康
史記注以江陵爲南楚秦拔郢置南郡地此詩比而賦也
芳樹 此題本賦鼓吹曲故用賦體起四句說盛後四句
說衰而遲暮眾芳歇言外有比興所以說桂猶之銅鑪橘
柚此切樹言之若曰不爲世用無人訪生死矣結謂密陰連
結

臨高臺 此因登高臨望而思鄉也起二句先點題情得
勢倒點題面以下四句皆登望中之景而景中皆有情景亦
活矣非同死寫景此古人用法用意之淡妙處收句敷衍結

首句章法奇而完密

綺翼卽綺陌如云田塍刻縷耳注非

同謝諮議詠銅爵臺

每二句一斷一換意換筆換勢詩止

八句而分四層順逆離合夾敘夾寫筆筆轉反覆詠歎令人
悽斷後惟杜韓短篇時有此章法文法 總帷二句敘也而

二句中用意用筆已具有往復鬱鬱二句議也卽反承上二

句逆折芳襟二句順敘也而二句用意用筆折斷作兩層頓

挫自歎自憐玉座二句忽放聲極口明言而用筆仍作兩層

折換仍復含蓄不盡古人獨步千古豈偶然哉彼韋柳但得

其面目耳而於其作用措注之精微似未解也不然何以非

似此者而不可得也

此詩八句換四層意作四轉勢幾於

每句作一色筆法所謂一波三折驚鴻游龍殆盡之矣何
仲言王子安皆不能過此杜玉華宮脫化此但變用散體
陽調耳離夜篇章法宏放縱蕩汪洋皆短篇極則此諮
議乃超宗也而舊注作璟南史謝氏無名璟者或是顯字誤
耳姚鼐陽先生曰眺與超宗乃祖免從父子而偁其姓

游敬亭山 前十二句山我行八句游山之情章法分明大
致亦同康樂明遠但音節易之以和耳精警似遜之起二
句敘上千八句寫景隱淪二語亦同康樂然此爲泛聲說見
鮑登廬山皇恩已矣言已被出不復望寵近眷顧茲理卽上
追奇二句分收完密

將游湘水尋句谿 起以黃山桂水二事陪辰哉二句承上
脫卸束住入題瑟汨六句正寫募秋六句述情兼箸時令予
君皆自指懷抱二句倒裝句法言山川不改而人不能久常
當及茲暢懷抱也 此湘水必指其流經宣城郡者觀之宣
城郡出新林向板橋注引水經江水經三山又湘浦出焉是
此湘矣注引零陵湘水非是 只言未遂仙隱且作茲游因
卽寫其景著筆甚輕

游東田 起四句迤邐平敘遠樹四句寫景華妙千古如新
收結首二句善曰云云是也絕不矜奇而人自不能及 善
曰眺有莊在鍾山東何妃瞻以爲此文惠太子東田是也

曹使下都校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此在荊州隨王
府被讒救回與庾樂之被讒出爲永嘉臨川內史情事略同
亦與明遠之從荊州回京上潯陽道望京邑情事相同詩亦
似之 一起興象千古非徒工起調云爾也若云悲之未央
似江流無已時比而興也互文也三四敘題交代分明而慷
慨頓挫秋河六句寫景交代板字京邑字題緒旣分明而寫
景復華妙驅車二句束上起下用法嚴密綺交脈注交代分
明庾樂明遠多用此法馳暉四句承昭邛敘西府筆勢鸞舉
又極沈鬱頓挫眞所謂調與金石諧思逐風雲上者常恐四
句著筆題外正得題中乃作悵本意也何云厭卷愚謂極才

思情文之壯縱橫跌宕悲慨淋漓空絕前後太白杜韓無以
尚之然但厚藩王而無親君之義古人真處在此失處不復
顧宋以後人能彌縫此失而又往往入以假象僞情客氣非
之唐以前詩惟有陳思阮陶杜韓文義與理兼備故能嗣經
騷得詩教之正元暉未及此也

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 一起以寫題爲敘題興象如
畫渾轉瀏瀏宣城在京邑西南江以入海爲歸故曰歸流此
言已行逆江而回望東北古人字不苟下與明遠登黃鶴磯
適郢無東轅二句同工天際二句則明遠無之矣旅思以下
言已懷歡祥句及我行雖紆組語皆與康樂意同 休文紛

昔隔羈絆何義門云自言此去隔在泥塗也無斥京師爲羈
絆之理余謂如元暉此語分明前又云京洛鎗塵要不可謂
非失義何說言儒者正義耳 何又云結句以廉節自厲收
之郡使事無迹余謂此卽資此永幽棲意借隱豹爲興象耳
元暉固未必貪賄而厲志之意非元暉胸中所有也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起二句爲一段借賓陪起何云可作
使事之法白日六句正寫京邑題面興象華妙千古如新去
矣以下述懷歸之情雖仕大郡而志切懷歸亦徒作雅言耳
以爲不得志而然與高懷而然與厭濁世亂邦而欲去之與
若仕承平盛時則足以基讒禍也何云三山在京邑西故西

日轉明

休沐重還丹陽道中 起四句休沐灞池二句重還汀葭六句丹陽道中景征徒以下述作恒歸宿十句一片清綺似劉公幹 何云還叩二句義取家徒四壁而無袁紹之兼輔此言得之注泛引非是 灞池用枚乘伊川亦必使事而注不能詳 汀葭六句寫景韋柳所樞多在此等而已古人皆以敘題交代爲本分無閑入泛賸長語求之謝鮑皆然至韋柳乃不見此典型但一味空象浮虛尋其事緒髣髴而已了無實際 觀元暉自言見其胸中殊無決志非徒智及而仁不能守安在其能戰勝哉此豈足與陶公同歲而語恩甚戀聞

闌餐榮之飾詞耳

新亭渚別范零陵雲 起四句先從零陵起語似有神助何

云雲去句既有興象兼之故實停驂二句清題綺交脈注廣平以下承上雙結 後人習用羊元保宣城是詩則用鄭袤廣平魏志鄭渾爲陽平注誤作平陽心事已矣意未詳元暉兩用已矣而此尤未亮

酬王晉安 起四句對面從王所處起寫秋景神妙同別范善曰鴻雁不至晉安故曰甯知也拂霧四句言已春艸四句雙結王與己按南史王僧儒傳齊文惠太子薨僧儒出爲晉安郡丞姚鼐陽先生據此謂爲僧儒也然晉安今泉州也僧

儒東海郊人不當曰西歸注又引毛詩西歸尤爲假借無理
本集曰王德元是也

和宋記室省中 姚薑陽先生云此宋字當是宗誤宗夫爲
鬱林王記室參軍及爲皇太孫仍爲記室 起四句先敘省
中之景懷歸四句述宗之情宗詩中必有思歸之意也故本
其情以爲言則清揚秘職正道其悶瞶注家以爲榮之者失
之矣按宗南陽人故收以伊水言之

新治北窗和何從事 起四句新治北窗泱泱六句寫景如
遇諸目前自來四句言何來贈詩不見四句似是何卽別去
此八句一往清警似公幹

和劉中書 此劉繪有人琵琶峽望積布磯詩呈元暉元暉和之也起四句追敘已昔曾游分兩層交代圖南二句頓束言劉今方仕此不比己之息翰下四句因及已移疾得詩敘次交代分明清警顏紫以下十句述劉詩中所言峽景以承殊觀江潭二句緊承劉之詩以感起己之昔游收束一片大句另出一層言已苟卽死無重游之期而淹畱於此則永無此巖時之游文情最妙

冬緒羈懷示蕭諮議虞田曹劉江二常侍 此係爲隨王府文學時作起言出常患歸今遠適荊州仍滯城闕言志不樂仕故曰羈懷也寒燈以下十二句實敘一羈字疲驂以下八

句述懷言已所以羈此非戀祥乃感恩然終不欲久留此
詩序述委婉情文斐靡一往情淡似劉公幹

直中書省 前八句寫中書省非徒宏麗尤細意分帖紅藥
承宏敞蒼苔承陰陰也鳳池八句直字內意用鳳池事妙切
中書不似後人漫泛雜亂填湊 何云結語學公幹 信美
非吾室語非所宜言此何地何官豈可與仲宣客地登樓同
怨全無事主之誠致身圖報之意豈得以陶公高節不樂仕
爲藉口邪

高齋視事 不及直中書省筆妙奇豔而句勢用意略同
宣城郡內登望 何云起句逼出登望又曰晦翁賞寒城十

字以爲有力山積六句承上眺字皆寫眺中之景悵望句束
上惆悵句起下此二句爲一篇頓挫際斷前後以爲章法結
髮六句述懷 匪直望舒圓截四五字則意未足

張協詩下
車如昨日

望舒四

五

觀朝雨 起六句朝雨平明以下十句皆觀字內意何云哉
翼四語是戰所謂貧賤而思富貴富貴又履危機者也又云
元暉之言如此而卒不免暴鯁者蓋清雨曉涼能戰勝於俄
頃而不覺旋感於富貴行之維艱亦可悲矣

冬日晚郡事隙 起句點題次句觀字串下颯颯六句之景
已暢二句頓束承上起下風霜以下述懷章法同前山谷快

閣一首括取此意移之七言可悟爲詩之理

郡內高齋閒坐答呂法曹 起八句敘高齋閒坐非君六句
乃答呂遺贈詩結言見詩如親晤而措語甚妙

落日悵望 前八句敘題已傷二句一頓情嗜四句言情章
法同前而無妙自直中書省至此七篇情事詩境略同

離夜 起寫離夜之景由遠及近三四兼敘共爲一段五六
入別情卻以翻潮句橫空逆折一筆文勢文情俱曲宕奇警
山川二句又另換筆意作結言遠涉已足愁煩況兼懷戀故
人之錢此詩通身爲行者自述之詞短篇極則 北斗七星
第五曰玉衡玉衡北兩星曰玉繩

和王中丞聞琴 先寫二句聞琴時之景第三句一墊四句點題共爲一段章法與離夜同蕭瑟二句正面寫聞字收句始入聞琴之情而借以慰王

和江丞北戍瑯琊城 自南北戍所以先寫京城次言漸遠江漸驅馬一路層次交代京洛二句實言所以須戍之故爲一段撫劍入已另一意然惜哉無輕丹句意不明收句勉江語自明

和沈右率諸君餞文學 起句敘餞文學兼補時令次句點明係之官非餞歸亦非仕京邑所謂交代分明也三四句就第二句復爲客意頓挫詠歎言此身如水東流無停思念故

鄉陌將如之何也以上爲一段重樹二句寫景收句入已餞之情此文學必之荊州爲王府官屬也

與江水曹至千濱戲 起二句敘題兼箸地與時遠山二句言水中山景花枝二句寫岸山總四句寫景語甚新妙別後二句收用意用筆淡曲有味又緊承上四句景及山月清尊言之思此景此情也

送江兵曹檀主簿朱孝廉還上國 起二句先敘題面箸攜手二字以表三人也三四句言三人不念己之不得歸也香風二句寫山中之情畱送字收此篇無甚佳勝

送江水曹還遠館 此似江祐過謁而館去城遠元暉餞之

作此又似挈眷在館者故三四句及之 此詩先敘遠館立
景收二句言餞送不能久留 自離夜至此七篇情事詩景
相似

往敬亭路中聯句 此詩全見齊梁人句法

和王箸作融八公山 起二句陪起前十二句言其地與景
戎州六句述本事道峻二句頓挫平生以下入己情結言已
欲收算景 何云孟諸在睢陽乃今歸德府八公山在今壽
州實在西善注誤此詩但盡題意不出齊梁靡弱平鋪無奇
姚鼐臨先生云元長爲箸作必是齊初此朏少作也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起十八句敘孫氏之盛三光二句

承上起下作轉勢參差以下七句言今日之衰弟八句入伏
作詩幽客六句言已得詩和詩收句以期往游此另結 何
云無句不妙然比之前人意味力量自殊退之所以竝掃齊
梁也愚謂此與八公山皆典制大題宜用杜韓方能勝任否
則子建亦可此詩傷平然興象力量似勝仲宣行經孫氏陵
移病還園示親屬 此詩甚平但句法清新而已涼葉乘暮
晰晰讀如明星晢晢之晢言當晚暮而仍見秋花月下如空
也此二句寫月光實妙 通身寫園中景而棲沖不脫疾
起句收句移字還字

和何議曹郊游 次首起四句敘何江游蘼靡二句寫景寄

語四句述何情言其老而懷歸反來仕日下雖對勝景而憂
不解有如屈子之浮夏不知其仕亂世而不得已邪抑元暉
之雅言邪

懷故人 一往清綺然傷平無奇處

治宅 起二句敘題迢遞六句寫東都收結元暉多此調此
亦無勝

秋夜 起四句敘北窗四句景而五六又於景中見情甚妙
收句敷衍耳

和徐都曹 日華川上動二句千古如新阮亭不取失之矣
自移疾至此六首非全美姑類杼之

昭昧詹言卷第八

副墨子閻解

杜公

論杜詩者前人備矣而以元微之韓公之語爲最得實又
如聖人說興觀羣怨及李習之論六經之恒與詞惟杜公韓
公詩足以當之

杜公包括宇宙含茹古今全是元氣迴如江河之挾眾流以
朝宗於海矣

錢牧翁譏山谷爲不善學杜以爲未能得杜真氣脈其言似
也但杜之真氣脈錢亦未能知耳觀於空同之生吞活剗方

知山谷眞爲善學錢不足以知之但山谷所得於杜專取其苦澀慘澹律脈嚴峭一種以易夫向來一切意浮功淺皮傅無眞意者耳其於巨刃摩天乾坤擺盪者實未能也然此種自是不容輕學意山谷未必不知但以各有性情學問力量不欲隨人作計而假象客氣而反後之耳不然如空同似得杜眞氣脈者而何以又失之邪平心而論山谷之學杜韓所得甚淡非空同牧翁之櫛取聲音笑貌者所及知也

觀選詩造語奇巧已極其至但無大氣脈變化杜公以六經史漢作用行之空前後作者古今一人而已 韓公家法亦同此而文體爲多氣格段落章法校杜爲露圭角然造語去

陳言獨立千古至於蘇公全以豪宕疏古之氣勝其筆勢一片滾去無復古人矜慎凝重此亦是一大變亦爲古今無二之境但末流易開俗人滑易甘多苦少之病今欲矯世人學蘇之失當反之於杜韓然欲學杜韓而不得其氣脈作用則又徒爲陳腐學究皮毛及兒童彊作解事令人嘔噦而已杜韓之真氣脈作用在讀聖賢古人書義理志氣胸襟原頭本領上今以猥鄙不學淺士徒向紙上非之曰吾學杜吾學韓是奚足辨其塗轍窺其淡際

杜韓盡讀萬卷書其志氣以稷契周孔爲心又於古人詩文變態萬方無不融會於胸中而以其不世出之筆力變化出

之此豈尋常龔龔之士所能辨哉

由谷之學杜韓在於解枻意造言不肖似之政以離而去之
爲難能空同牧翁於此尙未解又方以似之爲能是尙不足
以知山谷又安知杜韓

微之曰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此語最好然余謂此
三言蘇公亦能之退之云巨刃摩天揚巖垠劃崩豁乾坤擺
雷礪光燄萬丈百怪入腸此惟李杜韓蘇四公獨有千古而
李差不如杜亦誠如微之所云也

大約飛揚聿元之氣崢嶸飛動之勢一氣噴薄眞味盎然沈
鬱頓挫蒼涼悲壯隨意下筆而皆具元氣讀之而無不感動

心脾者杜公也

杜公詩境盡於自序公孫劍器數語學者於此非之思過半矣退之云口前截斷第二句又曰盤馬彎弓惜不發此皆古人傳秘密東坡筆所未到氣已吞自是絕境而有流病孫過庭論書曰未悟淹留偏迫勁疾不能迅速翻效遲重夫勁速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致將反其速行臻會美之方專溺於遲終爽絕倫之妙能速不速所謂淹留因遲就遲詎名賞會此語杜韓外千餘年無人知得徐鼎臣曰文速則意思敏壯緩則體勢疏漫猶迹論也

欲學杜韓須先知義法麤胚今列其統例於左如勅意

去浮淺俗

陶造言

忌平顯習熟

選字

與造語同同去陳熟

章法

有奇有正無一定之形

起法

有破空橫

空而來有快刀劈下有巨筆重壓有勇猛湧現有往復跌宕

有呼喚飛動從飽謝來者多是疑對山谷多用此體以避迂

緩平

轉接

多用橫逆難三法

氣脈

州蛇夾綫多即用

筆力截

斷無順接正接

氣脈

之以為章法者

筆力截

斷無順接正接

止

恐完絮說不盡也

不經意助語閑字

必堅老生穩

倒截逆輓不測

豫

必堅老生穩

倒截逆輓不測

豫

必堅老生穩

倒截逆輓不測

豫

吞

此最是精神旺處與一直下

離合

專言行文伸縮敘事專言事外曲

離合

專言行文伸縮敘事專言事外曲

離合

專言行文伸縮敘事專言事外曲

離合

專言行文伸縮敘事專言事外曲

離合

專言行文伸縮敘事專言事外曲

致

專言寫情景

意象大小遠近皆令逼真

情真景真能感人動人

頓挫

往往用之

頓挫

往往用之

頓挫

往往用之

頓挫

往往用之

未轉

交代

題面題之情事歸宿意旨

參差

專用之行文局陳敘情事

參差

專用之行文局陳敘情事

參差

專用之行文局陳敘情事

參差

專用之行文局陳敘情事

參差

聲響不冝馳驟故用頓挫以回旋之不冝全使氣勢故用截

止以筆力斬截之不冝平順說盡故用離合橫截逆提倒補

插遙接至於意境高古雄渾則存乎其人之學問道義胸襟

所謂本領不徒向文字上求也

文法不過虛實順逆離合伸縮而以奇正用之入神至使鬼神莫測在詩惟漢魏阮公杜韓有之而韓於文神化詩猶不及杜

山谷隸事間不免有彊拉硬入按之本處語勢文理否隔無情非但語不安亦使文氣與意蕞薺不合蓋山谷但解取生避熟與人遠故甯不工不諧而不顧致此大病古人曾未有此不得以山谷而恕之使貽悞來學也乃知韓公排鼻而必曰妥帖方爲無病山谷直是有未妥帖耳朱子亦謂韓文以文從字順各識其職爲貴凡如此等利害之說摹習之輩尙

其慎諸

長篇易知其鋪陳氣勢警妙人人易見惟短篇意淡而隱言約而微節短勢長法變筆古似莊實諷似緩實迫愈悲愈恢如遠公務面不可迫視所謂雲聚岫如複者而凡一切品藻之妙又不足以語之矣

篇短語無多若截不斷則相承一片直滾順放譬如乘馬下坡前面又無多地豈不迫促踟步無駐足分尙有何勢尙有何奇何處見用筆將使題分不得盡況非異觀故短篇尤在有邱壑截得斷斷愈多愈便用奇愈斬峭愈見筆力斷而後接用橫用對而用逆用離用側用遙接大放開條收轉有先

後有正位一毫也不歉不亂蓋長篇用法不難亦易見奇惟短篇必須精用之蓋有不得已者耳凡如是等說古人皆知之而未之嘗言以言則非真也而余乃言之甚慚淺躁矣

世人徒慕公詩無一非通公志故不但不能及之竝非真知而解之亦罕見如公在潭州入湖南時詠懷二首此公將沒時迫以衰病心志沈菀語言陷滯誠若不可人意然苟非其志則風調清溪豪氣自在雖次弟無端由要見一種感慨歎惜之情終非他人所及蓋公一生懷忠國濟時之志至是老而將死決知不能行所爲矣故作此二詩所謂噉噉幽曠心拳拳異平素又曰意淡陳苦詞不啻明訴之矣是時遭臧玠

之亂軍儲困急目擊悲憫與送韋諷上閬州詩同意而又方將遠適炎瘴其意甚慘鳴甚哀乃自公沒至今千餘年無一人尋及然則作詩以貽後人孰克知之可爲拊心朱子論屈子九章以爲其詞大抵多直致無潤色而惜往日悲回風又其臨絕之音以故顛倒重複倔彊疏鹵尤憤懣而極悲哀讀之使人太息流涕而不能已愚謂杜公居夔居潭諸詩正是如此後人不釋其志而哀其情徒據語言之末學究頭巾之智曉曉然俱以朱子藉口競訾短夔詩以爲不工所謂以尺蠖繩蛟龍也悲回風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悠悠公之此詩正是如此朱子之論夔詩猶其論九章耳非必苦

嘗之也乃劉辰翁評歲晏行曰子美晚年詩多亂雜無次山谷專主此等流弊至不可讀夫山谷所主特變其生將苦澀風調清淡豪宕感激亦葛歎之嗜耳夫豈齷齪文士所知又如上水遣懷篙工密逞巧一段政以篙工濟危險之灘振觸時無賢傑以濟艱屯乃淵懷比興最深切處而鄭少谷評曰詩何得如是此皆杜逗滯處篇篇有之云云若爾則說命之舟楫正月之輔車皆逗滯邪杜集韓集皆可當一部經書讀而僻儒以一孔之見未窺底蘊浮情淺識妄肆膚談互相糾評以爲能事遂奮筆而箸之說亦烏足爲有亾哉

杜公立志許身稷契全與屈子同讀離騷久自見之

淡觀唐樂終落弟二乘不及杜韓遠甚蓋杜韓能包唐樂唐
樂不能兼有杜韓非特杜韓卽太白子瞻縱宕橫放變化頓
挫壯浪恣肆飛越終非鮑謝所敢望昔人論書嫌聖教序板
俗謝詩蓋亦略如此政以其精淡密麗無一敗筆而恣肆超
妙不可方物處少也試觀蘭亭爭坐帖塗抹潦艸而天機神
化非聖教可同觀矣以詩論之三百篇離騷漢魏李杜韓蘇
與文家莊子史遷同爲活潑潑地謝詩於文似班固於書似
聖教序其不可及在此而其品終落弟二亦坐此但世人尙
未能窺謝鮑之精淡法律而何能知李杜韓蘇之根本盛大
後人須淡繹吾言否則以余爲罪爲謬誕也

昭昧詹言卷第九

副墨子閤解

韓公

讀杜韓兩家皆當以李習之論六經之語求之乃見其全量
本領作用至其筆性選字造語隸事則各不同而同於文法
高古奇恣變化壯浪縱宕橫跨古今

選體造語極其奇變但筆勢不能壯浪縱恣又託興隱緩自
家胸襟面目不能呈露固由其本領淺薄亦由篇局短筆力
慙氣魄小發不出來至杜韓始極其揮斥固是其胸襟高本
領高實由讀書多筆力彊文法高古而文法所以高古由其

立志高取法高用心苦其奧密在力去陳言而已去陳言非止字句先在去熟意凡前人所已道過之意與詞力禁不得襲用於用意戒之於取境戒之於使勢戒之於發調戒之於選字戒之於隸事戒之凡經前人習熟一概力禁之所以苦也

杜公如造化元氣韓如六經直書白話皆道腴元氣

韓公當知其如潮處非但義理層見疊出其筆勢湧出讀之攔不住望之不可極測之來去無端涯不可窮不可竭當思其腸胃繞萬象精神驅五兵奇崛戰鬪鬼神而又無不文從字順各識其職所謂妥帖力排寡也

韓公詩文體多而造境造言精神兀傲氣韻沈酣筆勢馳驟
波瀾老成意象曠達句字奇警獨步千古與元氣侔

韓蘇竝倂然蘇公如祖師禪入佛入魔無不可者吾不敢以
爲宗而獨取杜韓又李杜韓蘇竝倂以其七言歌行瑰詭縱
蕩態盡變所以爲大家至五言則蘇未能與三家竝立也
韓公筆力彊造語奇取境闊蓄勢遠用法變化而渾嚴橫跨
古今奄有百家但閒有長語漫勢傷多成習氣此病杜公亦
有之

杜韓有一種真率樸直白道不煩繩削而自合者此必須先
從艱苦怪變過來然後乃得造此若未曾用力便擬此種則

枯短淺率而已如公南谿始泛三篇寄元協律四篇送李翱
寄鄂岳李大夫等皆是文體白道但敘事而一往清切愈樸
愈真耐人吟諷山谷后山專推此種昔人譏其舍百牢而取
一鬻余謂此詩實佳但未有其道腴而專學其貌則必成流
病失之樸率陋淺又開僞體矣

病中贈張十八勗造奇險山谷所樸醉贈張秘書句法精造
亦山谷所常樸

醉贈張秘書與贈無本特地做成局陣章法參差迷離讀者
往往忽之不能覺也然此等皆尙有迹可尋

韓公去陳言之法真是百世師但其義精微學者不易知如

云公詩無一字無來歷夫有來歷皆陳言也而何謂務去之也則全在反用翻用故著手成新化朽腐爲神奇也非如小才淺學剽剝餽餽換用生僻之可厭適見其內不足而求助於外客兵又不服用但覺齟齬不安而已

原本前哲卻句句直書卽目所以非蹈襲陳言此是三昧微言苟能於言下契悟比於禪家參證一霎直透三關矣

旣解此意則直取真境而脫樛擬之迹故曰還他本等不獵取近似之詞然而不別勑造一等語句使必已出自成一家則仍是陳言以熟詞晦其新意也此山谷所以得自成一家亦百世師也

選字固非剽剝，鉅釘換用生僻，非助於外，然亦不可不精擇。但讀書不博，縱欲擇之而無可擇，如窶人居室，什器無多，不得不將就用，故物矣。

詩文以豪宕奇偉有氣勢爲上，然又恐入於麤獷猛厲骨節麤硬，故當淡研詞理，務極精純，不得矜張，妄使客氣，庶不至氣骨麤浮而成儉俗。

詩文貴有雄直之氣，但又恐太放，故當淡，非古法倒折逆輓，截止橫空，斷續離合，諸勢惟有得於經，則自臻其勝。

高詞媲美，皇墳與至寶不雕琢，神功謝鋤鉞，是兩境上言艱窮，怪變下言平淡，此公自述兼此二能，不拘一律也。

選字避陳熟固矣而於不經意語助虛字尤宜措意必使堅重穩老不同僂文隨意帶使此惟杜韓二家最不苟東坡則多率僂矣然要自穩老非庸懦比

山谷放翁猶時有客氣假象陶公李杜韓蘇無之六一亦時有客氣假象

讀漢魏阮公陶公杜韓必非通其詞非通其意不獨詩也凡讀古書皆然鮑謝意雖短淺然亦必有其歸宿古大家作者無不歸宿之意此是微言聖凡正俗之分以此

六一學韓才氣不能奔放而獨得其情韻與文法此亦詩家淡趣自歐以後諸家未有一人能成就似歐者則亦豈易到

也

韓公亦是長篇易知短篇用意淡微文法奇變隱藏難識尤莫如秋懷十一首矣

秋懷終是豪宕非選體也此元和十年公由員外郎降爲國子博士時作卽作進學解之意也有怨意有斂退自策厲意而直書目前卽事指點惴恍迷離似莊似諷朱子言孟子說義理精細明白活潑潑地可以狀此詩意境

秋懷始於宋玉以搖落自比此其本愜也謝惠連作一往清綺真味盎如然猶未若韓公之奇恣根本淵浩無不包也

昭昧詹言卷第十

副墨子閣解

黃山谷

涪翁以驚

一義

一義

一義

爲奇意

一事

格

一事

境

一事

句

選字

一事

隸事

一事

音節

一事

著意與人遠

此即恪守韓公

去陳言詞必已出之教也故不惟凡

一醜

近

一醜

淺

去陳言詞必已出之教也故不惟凡

一醜

近

一醜

淺

一醜

俗

氣骨輕浮

一醜

不涉毫端句下凡前人勝境世所程式

效慕者尤不許一毫近似之所以避陳言毒雷同也而於音

節尤別勘一種兀傲奇崛之響其神氣即隨此以見杜韓後

真用功淡造而自成一家遂開古今一大法門亦百世之師

真用功淡造而自成一家遂開古今一大法門亦百世之師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昭昧詹言十

也

山谷曰甯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甯用字不工而不使語俗觀此則阮亭標四法一諧字非至教矣諧則易弱又阮亭愛用好字非工流弊不免入於俗矣世士真知此意者少將誰語乎

山谷立意非與人遠奈何今人動好自詡吾詩似某代某家而冒與爲近又有一種儻父野士魔鬼亦不肖學人而隨口譁俗眾陋畢集以此傾動一世坐使大雅淪亡然後一二中才又奉阮亭爲正法眼藏以其學古而意思格律猶有本也大約此二派互相勝厭而眞作者不世出久矣山谷曰隨人

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始通真而又曰領略古法生新奇未有不師古而孟浪鹵莽如夜郎河伯向無佛處僭尊者也姚鼐鴻先生曰涪翁以驚勦爲奇其神兀傲其氣崛竒元忠瑰句排斥冥筌自得意表翫誦之久有一切廚饌腥蠅而不可食之意又云精華鋒山谷所自定凡阮亭選本所云正集者是也然別集外集殊多傑作其去取之意亦有不可解者又曰宋藝文志有陳逢寅注二十卷而不及任淵史容樹按任注甚疏漏史叟劣姚又曰魏泰隱居詩話極詆山谷泰本不齒士類而餽心眯目敢於狂吠如此近世馮班之徒所見與泰不遠而學者奉其旨論過矣

山谷之不如韓杜者無巨刃摩天乾坤擺盪雄直揮斥渾茫
飛動沛然浩然之氣而沈頓鬱勃深曲奇兀之致亦所獨得
非意淺筆悞調弱者所可到也今選五言除海峯所取十篇
實具雄遠壯闊之意益以葦陽補選二十餘篇大略備矣如
次韻伯氏長蘆寺勞坑入前城寄宗汝爲過致仕屯田劉公
隱廬畱王郎餞僻樂道等皆至佳海峯失之也

學者須要胸襟高識趣超義理宏筆力彊此皆詩文本領不
可彊而能不從學詩得也

凡諸詩家大抵語氣雌弱境界臨小氣骨輕浮縱有佳句不
過前人熟徑卽有標新領異又失之新巧儉俗乃知作家之

未易到也

詩文句意思巧東坡時失之此遂開俗人故作者甯樸無巧
至於凡近習俗庸熟不足議矣要之惟學山谷能已諸病故
陳后山雖僅得其清鍊沈健洗剝渺寂之一體而終勝治態
凡嚮近境者也

學黃必揆原於杜韓而學杜韓必以經騷漢魏阮陶謝鮑爲
之原取境古用筆銳造語樸使氣奇選字堅神兀骨重思沈
意厚此亦詩家極至之詣也

惜抱論玉谿矯敝滑易用思太過而僻晦之病又生竊謂后
山實爾山谷無之然山谷矯敝滑熟時有磊砢不合枯促寡

味處杜韓蘇無之杜韓蘇閒有貪多弩末處漢魏阮公陶公
大謝太白無之

黃只是非與人遠所謂遠者合格境意句字音響言之此六
者有一與人近卽爲習熟非韓黃宗悋矣

又貴清凡肥濃廚饌忌不用

又貴奇凡落想落筆爲人人意中所能有能到者忌不用必
出人意表崛峭破空不自人間來

又貴截斷必口前截斷第二句凡絮接平接衍敘太明白太
傾盡者忌之

英筆奇氣傑句高境自成一家則韓黃其導師也

黃詩秘密在隸事下字之妙拈來不測然亦在貪使事使字
每令氣脈緩隔如次韻時進叔篇此一利一病皆可悟見學
者由此隅反可也此詩與字兩字腐字三韻節去則文意不
足讀之實牽彊未安於此乃知韓公押彊韻皆穩不可及也
此病陳后山亦然可悟人才性大小不可彊能

文從字順言有序李杜韓蘇皆然黃則不能皆然雖古人筆
力貴斬截起勢貴奇特然如山谷過家起處亦太無序矣

增論陳后山

姚鼐陽先生曰后山云少好詩老而不厭按后山與謝康樂
率年皆四十九而
已自云老及見黃豫章盡焚其稿而學焉豫章謂譬之弈焉
故不老矣

弟子高師一著僅能及之爭先則後之矣樹按此卽智過於師乃堪傳法智與師齊減師半德之愼以此繩后山真減於黃一半也

又云新城云后山詩反覆觀之終落鈍根按此意不可不知然新城雖不落鈍根而湊造孤詣卓然自立遠不逮后山總不如杜公不隨後生嗤點亦不薄今亦不變古惟清麗與鄰風騷與親之爲正等正識也

又云后山於詩果未有悟入處按此論后山誠然但先生論詩文妙悟燭照可謂得無上正等正覺而其所自造甚凡近殊無奇特遠不逮所知豈知之易而才分有所限與

又云后山自謂黃出理實勝黃其陳言妙語乃可儻破萬卷者然外貌枯槁如息夫人絕世一笑自難

又云后山之師杜如穆柳之徒學文於韓也后山之祖子美不識其混茫飛動沈鬱頓挫而溺其鈍澀迂拙以爲高其師涪翁不得其瑰瑋卓詭天骨開張而耽宗洗剝渺寂以爲奇又云后山五七古學杜韓其不可人意者始如桓宣武之似劉司空其五古意境句格森沈淡澀之致於老杜亦虎賁之似而無老杜之雄鬱混茫奇偉之境其五七律清純沈健一削治態瘁音亦未可輕蔑

蓋陽先生論后山之學杜學韓黃不至處云云愚嘗細商其

故此非學之不至得其麤似而遺其神明精神之用云爾也
直出其天才不彊耳任淵論后山詩如曹洞禪不犯正位切
忌死語愚謂此亦非大乘之談又后山用意非與人遠但過
淡轉竭索無味又時藟藟不合此不可謂非山谷遺之病也
若大謝杜韓用意極淡曲而句無不穩洽

孫

補光

如文

定

曾

孫

廷

理

敬

驤

校